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四、冷雨秋宵 驚來巨寇

公亮、虎女不料來勢這等神速，縱得又高又遠，落地無聲，幾乎被牠嚇了一跳。同時看出那黑影雙目金光四射，飛將起來宛如流星過渡，認出那是異獸紅牯，好生驚奇。公亮知道紅牯既然去而復轉，去路又在村後險僻之處，分明敵人業已大舉來犯，奉命來此相助。有此猛惡無比的異獸，比添十個能手還要得用，單那神力便非人所能敵，心方一寬。虎女忙說：「紅牯打手勢，要我們朝野兒來路馳回，也許有事發生。野兒業已遇敵，因其貪功好勝，未發信號。此人生具異稟，力大身輕，人也極好，只是性暴心直。老賊婆蕭五姑恨毒我們，恩師所賜皮衣本為對付她的毒藥暗器，今夜忽命紅牯送來，必是女賊婆領頭來犯，想要行刺。」

「大哥也得了信，知道女賊徒黨眾多，本領又高，恐其漏網，想先下手除去，故意放她進來，等其會合，方始下手，一網打盡。表面令我夫妻搜敵，實則故意支開，事前也不明言，以防女賊機警，我們先有成見，被其看破。依我猜想，賊黨還是前面來的居多，也許分成前後兩路。村後這面雖有賊來，決不會多，非但二虎奉命防守，等敵人剛一過崖，便即暴起撲殺，不令逃走，連紅牯也是為此而來。」

「他們多半埋伏在缺口邊界危崖之下，所以看他不見。野兒天真義氣，看他心意雖覺上了女賊婆的當，仍以為受過她師徒的恩惠，不願與之為敵，聽說用詭計收他為徒的狗男女尚還未死，莫要孤身走來，狹路相逢，想起前情，不好意思出手，反為所制，我們快些走吧。」

二人一路飛馳，借著沿途山石林木掩蔽，一路查看過去，晃眼走出多半，相隔平台只有小半路程，方覺無什動靜，野兒偏是不見。又疑他和伊萌交厚，恐其獨留遇賊，寡不敵眾，中途折回，前往相助。剛由樹林繞出，想順湖邊一列山石往前馳去，忽然瞥見平台上面的風雨燈突然點起十來盞。

那燈均是婁氏弟兄巧思特製，非但燈光明亮，不畏風雨，燈桿也是鋼鐵製成，十分堅固，高的好幾丈，最低的也有一丈多高，垂向四外，燈光的高低大小和光色均可隨意變換，本是平日全村人眾夜間操演作為號燈之用。自和西山成仇對敵，極少點用。

偶然夜宴，至多點上兩三盞，並將燈光放低，不讓外人看出，另用竹吹銅笛和另一種隨身燈筒，旗花響箭，傳達信號。這時忽然點起甚多，並將當中吊桿上的三盞主燈一同高吊起好幾丈，四外還有好些矮燈，照得平台頂上一片光亮，空中雲連霧均被映成了紅色。風勢早止，天空中已有兩點下落。

二人心想，此是何人所為，伊萌雖是膽大淘氣，但極機警細心，決不會做出這樣事來。心方驚疑，忽聽前側面有人喝罵之聲，野兒也在其內，似和對方爭論，料知方才所說業已應驗。又聽出對方口風兇惡，野兒似已為人所制，心中一動，忙即悄悄趕去。到後一看，野兒上身所著羽衣業已被人脫去，不知用什方法將其綁在樹上，正在鞭打。

野兒並不害怕，也未反抗，在對方燈筒光中急口喝罵，並還勸說，要來人急速逃走，否則休想活命，語聲卻低。對方兩男一女，一個手指野兒，咬牙切齒，惡狠狠低聲咒罵，一個手持鐵鞭朝野兒威嚇，拷問虛實，到時剛剛打下，業已挨了一鞭。

第二鞭剛剛舉起，那賊正怒喝：「忘恩負義的畜生，快說實話，否則休想活命！」

野兒挨了一鞭，好似激怒，轉口怒喝：「狗賊休要不知好歹，當我真個怕你，不能反抗麼？」

當地偏在崖後樹林之中，地最偏僻，輕易無人走過，虎女最愛惜這兩小弟兄，見野兒一件最珍愛的羽衣被三賊剝去，二男賊一個正朝平台那面張望，一個毒打野兒，拷問口供，所用兵器也被那賊搶去插向地上，並把鐵流星奪在手裡，看意思野兒再不答應，便用鐵錘下那毒手。第二鞭也掄將起來。不禁怒火上撞，冷不防揚手就是好幾枝連珠飛針，照准男女三賊打去。

持鞭那賊正是野兒受愚拜師的男賊徒冉恭，方才如和伊萌同路，並不至於遇險，也是所穿羽衣在暗中發光惹出來的禍事。這男女三賊徒受一賊黨指教，老早便由西山繞走百餘里，由東山出口那面偷偷入山，徑由村後缺口偷偷掩進。這時二虎業已趕到，因有九個賊黨當先在前，分路掩來，恰巧到在三賊前面。

剛剛攀援下崖，便被二虎分頭截住，當時撲死了五個。下餘四賊本領頗高，虎正在拼鬥，三賊恰巧趕來。為了賊師蕭五姑年紀越老，性更剛愎好勝，連遭失利，心中痛恨，口氣還是那麼驕狂任性。這伙賊黨見她倚老賣老，俱都不服，當夜便因雙方互相諷刺，全被激怒，約好分頭行事，以暗殺為首敵人打賭。

表面同仇敵愾，實則互相嫉視，都恨不得對方丟人現世，身敗名裂，自己成功得勝，揚眉吐氣。男女三賊徒本領既高，人更刁狡，奉了女賊婆之命兩路夾擊，亂殺一陣，去分仇敵心神。

女賊婆本人自恃名頭高大，同黨又多，還要裝腔作態，登門討戰，表示她的身份，不做偷偷摸摸舉動，暗中卻把徒黨分成幾路，用的全是詭計，這男女三賊便是其中之一，剛一上崖，便聽喊殺慘嗥與虎吼之聲，朝下一看，四人兩虎正在相持，記恨前怨，非但沒有出力相助，反而想下詭計，說上一套便宜話，假說此是神虎，十分厲害，非人力所敵，不乘此時逃走必為所殺。

你們都有本領，我們甘拜下風，無法相助等話。一面看好下面形勢，仗著一身輕功，二虎又被下面四賊絆住，用飛抓套索悄悄繞著崖頂，尋到下降之處，乘機越過。當地雖是一條急流洶湧的深溝，兩面危崖相隔卻只三丈，又是一高一低，上面草木繁茂，荊棘叢生，不是秋深木落，連個插足之處都沒有。對面危崖又極陡峭，三面森林包圍，春夏間毒蛇最多，並有大片污泥，連在當地久居的村人都無一人去過。

三賊原是貪功心盛，無意之中遇到巧事，崖壑又極曲折，連那麼靈警的兩隻大虎均被瞞過。早就聽說神虎奇跡，知道人雖越過，前途吉凶難定。又見全村黑沉沉，靜悄悄，通不見一個人影，靜得怕人，越料不是尋常。想起以前幾次來人失蹤之事，落地之後反倒有些膽怯。後來商量了一陣，決計覓地隱伏，先不發難，等到乃師和同黨相繼趕到，發出信號，再行下手。

正順湖邊樹林朝平台側面掩將過去，天氣陰黑，也看不出人家房舍是在何處。行至中途，方始看出人家多在東岸。西岸一帶肢陀起伏，不是山石林木便是田畝菜畦。正在加急前進，猛瞥見對面飛來一蓬白影，在暗影中發光。野兒這件羽衣男女三賊見過多次，已有一點疑心；後又看出身材高矮相仿，已快由側面走過，女賊越看越像，隨口噫了一聲。

野兒始終不信仇敵會由村後掩進，只因平日公亮，虎女對他關切，心中感激，反正無事，不願違背，便跟了來。來就覺著側面林中有極輕微的響動，心已生疑，未容停步，又聽聲息，當時警覺，自恃膽勇，一緊手中尖刀棍，便縱將進去。

三賊自然一見就認識他，知已降敵，先恐倒戈為敵，還不敢冒失動手，特意引往隱僻之處，見他未曾出聲呼敵，喊人來攻，心方稍定，轉身笑問：「野兒，你怎沒有良心投降敵人？」

野兒到底人太忠厚，雖經師長同門解說，明白善惡邪正之分，終覺以前受過賊徒冉恭、仇香雲夫婦的師恩，當初如非這兩人早已葬身冰雪之中，就是受愚拜師，也曾有言在先，說自己已有師長，受恩深重，此時雖尋不到，將來相遇仍必重返師門，不能怪他沒有信義，對方也都答應。

女賊婆師徒人雖淫凶萬惡，對於自己總有好處，不應倒戈相向，與之對敵。見人之後，越發觸動舊情。上來心亂如麻，既覺邪正不能並立，三賊此舉關係全村安危，如被得勝，東西兩山土人從此墮入地獄，不得超生；但要自己下手殺他，心又難安。

正打不起主意，好生為難。聞言臉更發熱，心裡亂跳，暗付：對方雖是惡人，我也不應恩將仇報。恩師之命又不敢違背，幫助他的仇敵，禍害兩山土人，更是極大罪惡。

忙中無計，以為一個人必能明白利害，妄想兩全，苦口勸告令其逃走，免被各位英俠發現，送了性命，總算報了師恩，也不至於危害村人。這兩人如能夠改邪歸正，以後見面仍當師長看待，照樣恭敬。否則心已盡到，惡人終有惡報，我不與之為敵，別人殺

他也不相干。

念頭一轉，還當主意想得高明，便喊：「師父，此事不能怪我。我早和你們約好，如遇昔年救我的恩師，不論何時何地，我必隨之而去，決無反顧。那日隨同諸位師叔來香粟村窺探行刺，不料敵人厲害，全數殺光，只我一人與敵拼鬥，彼時怒火攻心，絲毫不曾惜命貪生，正想殺一個夠本，殺兩個是利錢，把命拼掉都可，決不丟人。」

「忽有兩人先後凌空飛落，內中一個姓尹名公超，正是我昔年救命恩人，曾允收我為徒弟的恩師，我日夜時刻都在想他，不是一年。休說他知我受人愚弄，拜人為師不是本心，仍允收我為徒，便是因我助紂為虐，殺死除害，我也心甘情願，決無話說。因此來的人只我一個保得活命。」

「就這樣，我還向恩師明言受過你師徒好處，二位師父又有救命之恩，休說師祖和你倆夫婦，便是你們手下徒黨，我如相遇，也決不願與之為敵，恩師和各位師長全都答應，事情真假早晚自會知道。當初曾經約定，不能說我忘恩負義，我如沒有良心，休看你二位是我師父，真要動手，並不在我心上。」

「何況這半個月來，連經恩師和各位師長指教，已與以前不同，今夜又是奉命搜敵，便我不好意思動手，只消發出警號，埋伏立時發動，怎會到此隱僻之處，連句大聲的話都沒有說呢？依我相勸，這裡異人甚多，還有好幾位前輩劍俠在內，巴家莊虛實全都知。你們未來以前今夜已早得信，有了準備，不是有心誘敵，休說你們這點人，便是桐柏山五惡全家和那幾個著名的凶僧。惡道全數發動，也休想走進一步。」

「以前來的幾次賊黨哪一個不是好手，算計人數，未了可有一人生還，你們想也知道厲害。本來我就不便為敵，也應報警，由他們埋伏的人合圍擒敵。只為想起以前救命之恩，只要你們能夠聽我良言，不在這裡生事，我便拼受師長責罰，設法引路，送你三人逃回，免得同歸於盡。以後如能改邪歸正，我一樣當你師父看待，否則我也不與你們為敵，自有別人為眾除害，與我無於。話已說完，心也盡到，聽不聽由你，但要在此鬧鬼，我卻要發動信號去喊人來了。」

冉賊夫婦已極兇惡，同來那賊名叫張金郎，外號黑心無常小刀鬼，本領雖然較差，人卻陰險狡詐，也最得寵，詭計多端，無惡不作，自見野兒早就想好毒計，看出冉恭聞言大怒，氣得聲音都抖，恐其把話說錯。因野兒以前最得女賊婆的寵愛，性又疾惡，看不起這班男女淫賊，對冉賊夫婦還能恭順，餘賊全不放在眼裡，也不受女同門勾引。

稍擺師長架子，立時發怒，辭色極為難堪，老賊婆偏又寵愛，一句壞話也說不進，心中恨毒。明知處境危險，仍想公報私仇，知道野兒天性忠厚，不忘前恩，正好暗算，一半出氣，一半拷問真情，還除去一個強敵。

忙湊近前去，暗叫冉賊夫婦拉了一把，搶先問道：「這都不去說他，你師父當初救你性命，為你費過多少心血？姓尹的是否你以前所說那人也不知道，聽你所說好像還有天良，就算怕死降敵，借著以前幾句談話推托，誰不惜命，也難怪你。但有一件，當你上次失蹤不回，曾有多人說你身輕力大，機警異常，就是敵人勢盛，也應逃回，決不至於送命，多半怕死投降敵人，你師父、師娘極口說你忠心義氣，斷無此事，並還與人打賭，不料果然降敵，大出意外。」

「因你是個怕死貪生，忘恩負義的小人，自然傷心痛恨，你看他夫妻氣成什麼樣子。我們也早看出敵人戒備嚴密，不用你勸，早就打算溜走，此來本是窺探虛實，共只三人也做不出什麼事，只是惡氣難消。想你當初，不過他夫婦早已凍死冰雪之中。你如天良不曾喪盡，容你師父師娘稍微出氣，哪怕此後雙方成為路人，見面不睬，也不相干，你看如何？」

野兒不知三賊拿准他不會反抗，故意借話激將，想下毒手，雖也料定張賊不懷好意，暗付：此事左右兩難，對方真要打一頓便算完事，從此各不相干，脫去師徒關係，免得種種為難也是好事。一面又自大自恃，以為一身銅筋鐵骨，恩師所傳內功暗中苦練多年不曾間斷，近日連受高明指點，仗著以前根基太好。一點就透，功力越發大進，本來不易受傷；今夜又穿上這身皮衣，方才背人曾用刀斲試過兩次，連印子都沒有。

最奇是兩眼冒起兩個小泡，好似蒙上一層透明的軟鏡子，刀劍竟刺不透。反正對頭無可加害，膽又大了許多，便怒答道：「你這好惡小人，前在太行山幾次害我，我都知道。方才你拉師父的手想要鬧鬼，我也看見。你這樣無恥狗賊，我不與你多說，只他夫婦願意怎麼都行，這氣如何出法，還要我的命不要，卻要明言在先。如想陰謀暗算，假話騙人，卻莫怪我反抗。」

冉恭得到張賊暗示，頓起殺機，冷笑說道：「你這小畜忘恩背叛，本應殺死才消心頭之恨，一則當初命是我救你，好歹師徒一場，如其所說是真，重投前師也難怪你。但我夫妻教養你多年，這等結果實是惡氣難消，我也不需要你幫助，此後更不認你是我徒弟，氣卻非出不可。」

「因我夫妻以前對你寵愛太甚，從未打罵過一次，轉眼便成仇敵路人，實在想不過味，本想打你一頓從此各不相涉，便當我是敵人也無話說。但你天性凶野，我們又在虎穴之中，休說反抗，稍一出聲也受其害。你如稍有天良，便容我們將你綁起，放下兵器，打你十鞭，決不傷你性命就是。」

野兒臉嫩心直，舊恩難忘，心想這條命本是揀來，至多被他們毒打一頓，吃點苦頭，憑自己的功力必能禁受，就被綁緊，稍微用力，一掙便斷。對方如下毒手，再行脫綁而起也來得及。

立時改容答道：「二位師父如能聽我良言，休說打我一頓，便叫我死也無話說，只不許別人欺我，由你處置便了。」

說罷，自將尖刀棍、鐵流星放向地上，雙手一背，因不許別人動手，張賊先沒過去，只發了一個暗號。野兒深知張賊詭計挑撥，想要害他，暗罵：「狗賊，等我挨完了打再和你算賬。他二人我雖不會為敵，你卻休想逃得活命！」

心中尋思，剛把手往後一背，隱聞張賊低聲說了一句黑話，以前不曾留意，雖不知說些什麼，料其暗中加毒，必有陰謀，還在低喝：「張金郎狗賊，二位師父本無打我之意，你偏要他們做盡做絕，卻不想你們此時落在敵人天羅地網之中，轉眼就要遭報，還敢詭計害人，你決傷不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猛覺手上一緊，暗中用力一掙，勒得甚緊，這才想起賊黨所用套索看去又細又長，能夠發出五丈以外去套敵人人馬，尋常刀斧均難斬斷，厲害已極。心雖一動，但因前在山中背人試過，曾經掙斷一次，只是費力勒得生疼。暗付：冉氏夫婦是用套索的好手，鐵流星手法便他所教，尤其善於綁人，又快又狠，所挽套結巧妙非常，朝人身上一抖一繞，當時全身勒緊，休想轉動分毫，開頭頗鬆，綁緊之後外人卻難解開，他用手法一抽一抖，當時自會鬆落。

以前還曾學過，他那手法始終不曾學會。明知脫綁困難，心仍不以為意，一看所綁的樹是根半抱粗的杉木，正在估計少時如何掙脫，猛瞥見女賊仇香雲已將鐵流星拿起，覺出不妙，只喝：「你們說了不算，卻莫怪我反抗。」

聲才出口，張金郎已將腰間鏈子鞭解下，搶前說道：「你放心，說好用鞭打你，決無二樣。」

野兒又喝：「我不許你動手！」

冉恭接口低喝：「我被你氣得手都無力，請他代打，反正十鞭，有什相干？」

野兒心中恨毒，暗中還用師傳內家真氣準備挨這十鞭，打完立時暴起，將張賊撕裂兩片，以消惡氣，冷笑道：「師父，你明有生路不走，偏聽狗賊讒言，少時逃走不脫反害自己，這是何苦！」

張賊不等話完，便喊：「大師兄，你去觀風，我來代你拷問，這廝雖極可惡，總算言而有信，決不至於無恥喊叫，我也只打十鞭為止。他不知這副套索的厲害，也許還在做夢，想等打完和我尋仇呢。冉大嫂，你將燈筒取出，我還有事呢。」

說罷，借著女賊燈光剛將上身那件羽衣解下，野兒本是雙手被綁，從腰到腳纏了好幾圈，一頭吊向樹幹之上，腳跟雖然踏地，上半身卻並不在樹上，也未連肩綁緊。這等綁法最是陰毒，看似全身不曾離地，手也沒有向上吊起，挨打之時卻是隨同敵人鞭棍左右亂晃，增加許多痛楚，並還不易使力。

野兒自不知道，見張賊來解羽衣，並還笑說：「無知小狗，放大方些，我是怕將你心愛的外皮打壞，先解下來，打完仍是你

的，我決不要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然看出野兒週身火也似紅。方才雙方相對，已覺對方神情有異，因在黑暗之中，又恐被人看出，只將燈筒稍微一照。野兒上有羽衣，下有獸皮圍腰，行前又因伊萌說戴上帽套，從頭到腳鮮紅如血，又是那麼光溜溜的，除卻眼睛上面鼓起兩個小包，口鼻兩耳露出一點氣孔而外，通體油光滑亮，像個赤身裸體的怪物。

就圍上獸皮，上面光頭也不好看，匆促之間尋不到紅布，便將白布扯了一條紮在頭上。三賊黑地裡匆匆相遇，自未理會，及用燈筒鄰近一照，又將毛衣脫去，不禁大為驚奇。

女賊首先喝問：「你怎變成和鬼一樣，週身通紅，連衣服都不穿？」野兒頭有布巾未脫，知道這件皮衣穿在身上，週身緊貼，與肉相連，宛如天然生就，對頭尚未看出，心中好笑，方想明言，張賊也在一旁喝問：「是否姓尹的老狗用藥變了你的形貌想要鬧鬼，快說實話，免得找死，還說我們言而無信。」

野兒聞言大怒，低喝：「狗賊，要打快些，你早該遭惡報，莫要耽延時候，等我師叔尋來，累他兩人一起遭殃。」

一面又向女賊連聲勸告，令其速逃。張賊本想拷問了虛實再下毒手，一見不理，揚手就是一鐵鞭。野兒挨了一下雖覺厲害，一則還在恃強，二則答應在先，不能不算。正在暗運真氣，看準來勢，將這十鞭打完再行報仇，一面用足全力想將綁繩掙斷、準備相機應付。

仇敵單用鞭打，便由他打去；如有別的惡念，立時反擊。振了兩振，沒有掙斷，心方有點發急，第二鞭又快打下。張賊正在耀武揚威，和冉賊夫婦低聲咒罵，準備先將野兒左臂打斷，看準左肘關節猛力打下。

公亮、虎女忽同趕到，看出野兒心粗膽大，被人詭計愚弄，還不肯喊，都是急怒交加。虎女出手更快，這一串連珠飛針打得又急又准。林中黑暗，女賊手又拿著燈筒，虎女由側面暗中走來，正與張賊相對，燈光照處看得逼真。男女三賊卻沒想到樹石後來了強敵，相隔又只丈許遠近，便是知道也難閃躲。

張賊恰在喝罵，口正張開，頭一針先由口中打進，穿喉而過，右手也中了一針，如何禁受得住？一聲急叫，當時丟鞭倒地。冉恭聞聲驚覺，握刀回顧，瞥見張賊和賊妻一個倒地，一個也負了傷，急呼風緊，往旁縱開。同時又有三兩寒星一閃，驟出不意，驚慌忙亂中忙用手中刀招架，往旁閃避，一針被刀打落地上，一針擦耳而過，將耳輪刺破半邊，覺著敵人暗器又勁又急。

剛負痛縱起，猛瞥見一條白影帶著一道寒光 and 一股急風迎面撲來，暗中看出是個女子。女賊燈筒已落，還未看清面目，正在心慌膽寒，打算虛擋一刀，稍微招架，往外逃竄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男女三賊都有一身極好輕功，本領頗高，冉賊更是女賊婆大弟子，雖因多年荒淫，體質虧損，真力不濟，沒有另外四個男女賊徒厲害，究非庸手，尤其久經大敵，甚是機警，公亮、虎女要想殺這三賊，如在平時並非容易，只為三賊一來便看出敵人暗中有戒備，形勢不妙。

初見野兒時冉賊夫婦本心只想對方沒有敵意便是好事，再能勾動舊情，探出一點虛實更妙。深知野兒不是易與，只有戒心，並無傷人之念，正在假裝氣憤，想要乘機探詢。被張賊一蠱惑，又看出野兒天性忠厚，不會倒戈相向，雖然勾動殺機，身在虎穴，到底有些膽怯情虛，無奈敵人虛實一點不知，意欲拷問出了真情再作打算，便由張賊下手。

正提著心朝外張望，沒料到強敵會由後側面悄沒聲攔來，揚手就是一串飛針。張賊首先倒地，賊妻仇香雲也連中了兩針，右肩骨已被打碎，傷勢最重，奇痛徹骨，縱往一旁，冉賊驚慌忙亂中只顧閃避，哪知前面敵人的劍還未及招架，猛又覺著身後颯的一聲急風，暗道不好，想往側面縱逃，已是無及。

敵人來勢神速，唰的一聲，後背心已被敵人寶劍透胸而過，一聲慘號過處，虎女一雙長劍也同時斲到，瞥見公亮趕來夾攻，刺中賊的後心，敵人右膀也被自己連刀斬落，知無生理，忙即返身改朝那女賊追去。

耳聽身後叭咻兩響，賊屍已倒，回顧公亮就勢一腳，將賊屍踹翻地上，朝野兒趕去，忙即低喝：「今夜來賊恐不止此，平台上燈光奇怪。我已聽出上面有人動手，為何未見信號？我們暫時不要出聲，以免打草驚蛇，生擒女賊拷問要緊。」

說時，女賊業往斜刺裡逃去。虎女看出敵人不知地理，前面乃是一條死路，便將腳步放慢，虛張聲勢，專一留意側面，防她遇阻改道逃走，想等公亮放了野兒，三面全圍，以便生擒，免被情急自殺。

忙中回顧，公亮已將野兒放下，輕悄悄掩在前面，野兒也拿了兵器隨後趕來，料定女賊無法逃走，剛剛掩將過去，一面取出燈筒朝那盡頭峭壁凹中一照，女賊業已被人點倒，料是自己人所為。照此機密，必有成算，否則事前不會連個信號都沒有。

因那女賊還能開口，虎女正在喝問：「來賊多少？」

野兒也由後趕到，見女賊人已不能走動，燈筒照處，肩上鮮血淋漓，神情慘厲，一雙凶睛飽含痛淚，苦痛已極，想起昔年雪中相救之情，心中一軟，便朝公亮求說：「饒她一命。」

公亮還未及答，女賊已先哭喊道：「我身受重傷，肩骨被暗器打碎，痛得攻心，本已難於活命。方才逃到這裡，忽由黑暗中閃出一人，來勢絕快，一下便點中我的重穴，便是解開，真氣已破，至多還有十來天活命了。我已明白過來，惡人終無好下場，何況我丈夫、同黨均已慘死，今夜雖有不少人來，看你們的防禦這樣周密，料也凶多吉少。」

「我並不想求生，只是此時傷痛難忍，受不了這活罪。我雖不好，方才不該聽信同黨之言想要害你，到底師徒一場，請你念在昔年情義，反正我又逃走不脫，代求他們將穴道解開，囚禁起來，給我一點傷藥，容我住上些日，好好死去，保一全屍，再將我備棺埋葬，不要拋屍露骨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虎女人本服軟，又見野兒天性純厚，方才敵人還在行兇，對他咒罵毒打，要他性命，轉眼之間反客為主，剛剛死裡逃生，見女賊向他哭求，非但不記前仇，不等話完，便望著自己和公亮，大有求情之意，神情甚是惶急。拿燈一照，皮套裡面業已兜滿淚水，女賊說得也頗可憐，越發心動。

方要開口，野兒看出公亮面有怒容，恐其不肯，已先跪了下去。虎女因事在緊急，平台上面還有敵人動手，不知勝負，急於問完趕去，一摸身邊兜囊中常備傷藥還有不少，隨手取出，不等開口求說，忙喊：「野兒快起，此時無暇多談，傷藥拿去，當時可以止血定痛，但是解她不得。問她共來多人？有何詭計陰謀？快說實話，我們還有事呢！」

公亮看出女賊傷重狼狽，所點又是重穴，知其無力逃走，照眼前形勢，雖有自己人在暗中主持，到底是誰，和敵人來意，賊黨多少還不知道，事起倉猝，好些可慮，急於探詢明瞭虛實，好往平台對敵，忙喝：「女賊快說實話！」

又告野兒，少時將她送往左近崖洞之內藏起，暫保一命，事完再行發落。女賊平日雖極兇惡，到此地步也成了鬥敗公雞，垂頭喪氣，心膽皆寒，一任敵人喝罵，絲毫不敢倔強，連聲應諾，只求暫時饒她一命，免去傷痛，有問必答，什麼機密都盡情吐露，說將出來。

公亮人本機智，問得簡單扼要。野兒剛把傷藥代女賊上好，話也問完。三人一聽賊黨果分兩起來犯，並還各分三路進攻，用心甚是狠毒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桐柏山五惡約來一人名叫孔炎，恰與秦氏兄弟之父有交，曾在香粟村住過半年多。事隔二三十年，休說妻氏弟兄未來，連秦正也剛出世。因秦父喜武好友，偶往山外路遇，談得投機，先敘口盟，拜了兄弟，後來山中相訪，友情頗深。

本來賓主相得，準備久居下去，只為孔炎天性好色，住了不到半年，便與主人堂妹勾引成好，有了身孕，自覺不好意思；又知秦家財多，於是卷了大批金銀細軟留書逃走，從此便未上門，彼時孔賊年紀甚輕，最喜打獵，東山地理極熟，好幾條險僻之徑連主人平日都難走到的山路都還記得。

他和桐柏山五惡中的三眼神魔朱錦是兩郎舅，乃姊便是朱錦之妻，恰巧秦妹前年死去，便告奮勇趕來。群賊只知幾個強仇大敵所居東山香粟村的道路，先還不知虎女所居之處和敵人強弱虛實，孔賊奉命先來送信。人本奸狡，未入山前途遇一人，乃是一個常

往山內收買藥材的客商，因懼怕西山惡霸凶威，東山路遠，不曾去過，膽大貪利，知道山中產有珍藥，以前只是常時偷偷入山，去向土人收買。

後和鐵漢相識，照例每去都是先尋鐵漢商計，已有一年未來。早就聽說虎女許多奇跡，並不知道新近雙方發生爭鬥之事。一個人翻山過嶺，冒了危險趕到兩山交界一看，鐵漢不在，西山那面的土人差不多都走光，剩下一些婦孺老弱。天已昏黑，沒有住處，好容易尋到一個相識人家，想要投宿，那家只剩一個老婦和兩男女幼童，先不肯留，後經苦求方始答應。

那人見當地一個年輕男子都沒有，生了疑心，正想明日試著尋找鐵漢，收買藥材，不料兩山交界有人防守，發現有一生人翻山而來，便命二人往探，內中一人恰是鐵漢，知其住在人家，處境危險，萬一惡奴走來看破，連主帶客均無倖免，忙將他引往東山境內藏起。

雙方交往數年，本來情厚，鐵漢人又口直心快，知道那人也最痛恨巴賊和那手下惡奴，以前曾與相遇，不是逃走得快，過了境邊，惡奴守著主人之命沒有追趕，幾乎被他擄去。就這樣還丟了一個衣包，好些珍藥，因此恨之入骨，提起必要咒罵。這時，輪值防守邊界的正是秦氏弟兄和十多個勇士，為了夜深，每人分了一些酒肉，剛吃了半個醉，雙方越談越投機。

那人最喜追根問底，鐵漢口沒遮攔，又認為是大快人心之事，東山諸俠不知他與外人相識，偏又忘了招呼，便全說了出來，只未提到雙方不久惡鬥一節。那人一聽這等厲害，東山路遠，險阻難行，鐵漢不令前往；西山境內遇見惡奴，不死也脫層皮。看神氣珍藥已無從收買，自家彩掘到處都是危機，山中猛獸甚多，孤身一人也不濟事，天還未亮，便由鐵漢指引護送，冒了奇險攀援上下，另外覓路翻山逃走。

回到龍尾壩常住之處，想起此來白受辛苦危險，毫無所得，滿肚皮的氣憤無從發洩，想在當地養息一日，起身回去。次日早起，覺著偷雞不著蝕把米，以後恐還沒有指望，一時心煩，叫了兩杯早酒，天已中午，勾動昨夜怒火，正在咒罵，打算吃完起身。恰巧孔賊和一同黨走過，聽人指名咒罵巴賊，心中一動，也裝酒客坐在旁邊，代會酒賬，借話套攏，推說也是藥客，以前吃過巴賊的虧，已有數年未來，竟將鐵漢對那人所說的話全數探詢了去。

五惡等賊黨到齊之後，連商計了好幾天，本來定在重陽過後發難。這日因老賊婆倚老賣老，和那幾個著名的前輩兇人分庭抗禮不算，對於五十以下的賊黨，不問對方什麼來歷，均以老前輩自居。除向五惡和有限幾個會劍術的凶僧惡道還肯盡情拉攏而外，餘賊均不放在眼裡，辭色甚是驕狂，群賊俱都有氣，當面不說，背後對那幾個男女徒黨互相譏刺，嫌怨日深。

這時女賊門下徒弟徒孫先後傷亡了十多個，連後面趕來的還有十一人。不怪乃師驕狂大甚，激動公憤，反覺賊黨勢利，欺人太甚。先還不敢向師明告，隱在心裡，內一女賊徒當日早上聽群賊背後議論，說她師徒淫賊無恥，說她所練毒藥飛針如何厲害，為報前仇，臥薪嚐膽已有多年，此來非手刃仇敵不可，話說得比誰都大，一直都在損兵折將，連屍首都未尋回一個。

如今打算勾結桐柏山五惡，借別人的威風壯自己的膽氣，已是丟人。實則心膽心寒，上來裝病，如今自說人已復原，還是守在這裡空吹大氣，打算因人成事，挽回昔年虛名，真不要臉等語。賊徒熟透桃花醜無雙孫三妹人最淫賤刁狡，罵人的又是日前勾引不成，反被對方嘲笑的兩個少年賊黨，觸動舊恨，越發怒極。

有心人內質問，又恐對方說話刻薄，揭發日前醜態，當眾丟人，心中恨毒，仗著女賊婆寵愛，前往哭訴。女賊婆蕭五姑因手下徒黨都是相隨多年的能手，相繼傷亡，死了多半，並且來時那大聲威，主人當她祖宗一樣，何等尊敬，偏不爭氣，無緣無故忽在到前片時之內病倒，雖疑有人暗算，當時粗心，又未發現形跡，吃了啞巴虧，還不能說。

每一想起，便自急怒交加，心生內愧，恨不能當時趕往東山尋仇拼命，無奈仇敵厲害，先去的人不論本領強弱，人數多少，一人東山境內休想生還。形勢這樣厲害詭異，如何造次？只得強忍怒火，準備探明虛實再行下手。心中有病，惟恐賊黨看輕，表面裝點架子，心實情虛。聞言當時羞慚成怒，正打算當眾發落一頓，就勢帶了門人與敵拼命。

還未開口，恰有一老賊與五惡說起，今日人全到齊，對頭久無動靜，好在敵人虛實業已知道幾分，地理走法也經商定，索性命人挑戰，約期一斗。免得偷偷摸摸，勝敗都不光明，傷了人還要被人恥笑。原是無心之談，老賊婆卻認了真，當時吵將起來，雙方幾乎翻臉。後由主人和為首諸賊勉強勸住，重又商計。

老賊婆越想越氣，便說：「你們只管訂約，我師徒不怕敵人恥笑，定要偷摸到底，不將仇敵人頭偷回我不是人！」

雙方越說越僵，最後打賭，改作雙管齊下。欺對方人少地廣力量分散，由老賊婆師徒和平日交厚的十多個老賊，共是三十餘人，照孔賊所說途向三路入村，出其不意，能當時殺敵報仇自然是好，否則敵人也被絆住，決想不到後面還有大隊人馬，五惡等許多能手均在其內。這樣裡應外合，必能一舉成功。

女賊婆因五惡兩不偏袒，口氣公平，業已答應，只在走時說了幾句氣話，致將方才和她門口的一伙剛成名不久的賊黨激怒，還得罪了兩個異派中人，雙方又爭論了幾句，便明打賭：各帶一起人分頭下手，先到先算，勝者為強。巴賊五惡勸阻不聽，心想雙方爭功必多出力，更可惑亂人心，分去敵人心神，便不再勸，反想乘機發難，作了中證，雙方議定各行其是，就到戰場也是各尋自己對頭，兩不相顧。說好起身。

因知敵人必有埋伏，仗著地理天險常佔上風。行前並由五惡選了寸來個能手故意引逗，遇敵只守不攻，只退不進，引得對方全神貫注正面來路，以便這兩起人各分三路，繞路前進，深入虎穴。五惡看好時機，突然大舉發難，帶了所有賊黨掩殺過去，幾面夾攻，殺他一個雞犬不留。

用心甚是狠毒。女賊婆師徒一向心黑手辣，路上談起前事，越發恨毒。另一起賊黨以兩異派妖道。凶僧和一妖婦為首，本就議定，不問勝敗，也放這班人不過。初意前去的人無一生還，敵人防禦定必周密，哪知一直繞到香粟村側面森林之內，快要分路，始終未遇一人。再恭等三賊奉命由村後秘徑掩人，一到先遇二虎，又見村中漆黑，靜得怕人，才知不妙，跟著又遇野兒，終於送了性命。